

第一八四二次会议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五上午十时三十分纽约

主席：爱德华·汉布罗先生(挪威)

议程项目 9

一般性辩论(续)

1. 梅尔卡多·哈林先生(秘鲁)：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阁下当选本届大会主席。挪威对于本组织的和平事业及促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的事业作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你的当选表达了对贵国应有的敬意，也是对你本人作为法律学家和外交家的业绩的表彰。你对联合国问题了如指掌，完全能够卓有成效地、胜任愉快地指导本届大会的工作和讨论。

2. 我非常荣幸地作为秘鲁武装部队革命政府的代表再次登上这个伟大的讲坛，参加本届大会的一般性辩论。本届大会适逢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二十五年来，联合国已经表明它是促进国际和平与合作、促进各国人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工具。它一贯遵循联合国宪章规定的方针，并满足了各会员国的基本利益。

3. 秘鲁刚遭受其历史上最严重的地震。各国人民和政府令人钦佩地显示了团结互助精神，立即予以支援，一直到现在仍在帮助我们克服这场灾难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作为我国的外交部长，我在这一讲坛上，代表我国人民和政府，向所有这些国家的人民和政府，表示深切和诚挚的感谢。这种慷慨而有效的合作必将成为人类团结互助的一个鼓舞人心的榜样。

4. 我特别要感谢第二十四届大会主席安吉·布鲁克斯-伦道夫夫人、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秘书长私人代表劳尔·普雷维什先生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保罗·霍夫曼先生。由于他们广泛全面的合作，我们不断地得到非常宝贵的国际捐赠和技术财政援助。

5. 此刻，秘鲁还要再次感谢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提出的慷慨倡议。这些

倡议已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四十九届大会上得到采纳，并作为其第 1533(XLIX)号和第 1546(XLIX)号决议提交本届大会。

6. 秘鲁遭受的严酷灾难再次证明，需要在联合国内建立一个精干有效的常设机构。这个机构应有必要的财力物资，能够随时动员起来援助那些遭到严重自然灾害的国家，以防止受害国家的发展进程受到影响。

7. 今年五月的严重灾难妨碍了秘鲁为走向繁荣和进步正在作出的巨大努力。我国政府认为，必须把重建和发展看作是全面革命改造进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一改造进程不能只局限于恢复受灾人民的原状。恢复原状将是恢复他们的落后和贫穷。相反，我们应该给受灾人民提供一个比过去更高的生活水准。

8. 我国人民决心继续沿着那条为我们自己制订的发展道路前进，并为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不惜牺牲一切。这是因为我们深深懂得，在改变不发达状态和从属地位的斗争中我们不能停滞不前，而通过这个斗争，一定会出现一个公正的、团结的新社会。

9. 正当我们成为全世界关注的中心的时候，我认为向本届大会谈谈秘鲁在革命进程中所取得的进步是适当的。

10. 我国政府在这一时期所采取的措施是根据革命进程深入发展的迫切需要而定的。事实清楚地表明，基于坚定的信心和对我国现实所作的详细而可靠的分析，我们十二个月来所采取的一系列决定性步骤，使秘鲁社会不可逆转地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这样做不过是对我国大多数人民的正当愿望和国家的真正利益作出了应有的反应，因为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是，而且必须是热心为全体秘鲁人民谋利益。我们希望通过采取有效的解决办法，从根本上解除人民的痛苦和忧虑，这样才与历史赋予我们的、但是屡遭挫折的使命相称。

11. 秘鲁共和国总统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

尔多将军在他的咨文中曾阐明了秘鲁式革命的学说。谈到这个学说，我这里必须说明，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做法，具有非常广泛的概念上、文化上和思想上的基础。我们不想做、也不能做那种在原则和纲领上步人后尘的人。我们必须考虑自己的现实，创造自己的方式。我们的革命必须用秘鲁方式来解决秘鲁问题，而成为真正具有本国特点和独立自主的运动。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我们维护由秘鲁掌握自己的前途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决不允许外来势力干涉我们的决定。正因为如此，我们也懂得，并将永远懂得如何尊重别国人民选择他们自己认为最合适或最理想的政府和体制的权利。

12. 我们决心探索一条发展的道路，把未来的秘鲁建设成为一个公正而自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过去受剥削、被遗忘的人们将不仅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而且享有文化福利；同时，经济上的繁荣将使人们通过精神上的发展而达到至高的道德准则。

13. 这条道路并不是按照资本主义制度或共产主义制度的传统公式开拓出来的，因为我们的理想是建设一个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社会。这个社会将使人类不再互相仇视，而成为自己未来的自觉和自由的建设者。

14. 只有秘鲁式革命在为自己拟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改革的进程中勇往直前，这样一个公正而自由的社会才能实现。

15. 正因为如此，除了正在加速并有条不紊地进行土地改革外，我们现在又制订了“工业法”。这是我们十二个月来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工业法”通过强有力的赋税、贷款和技术措施，谋求依靠自己的力量，确保实现真正的秘鲁工业的持续发展，以保障国家的经济独立。同时它又对外国资本和投资的分享问题作了法律规定，保证根据它们对我国发展作出的贡献让它们取得恰当合理的利润。“工业法”及随后颁布的另一项法令规定建立工业社。工业社是秘鲁式革命这一思想的独特产物，它将不仅使职工可以逐步地受益于工业企业，而且可以逐步参加企业管理并分享所有权，从而为实现社会公正提供了一种有效手段。

16. 我国的特殊情况要求国家参与某些对秘鲁

的经济和发展具有根本性、关键性意义的活动范围和部门。为此，革命政府保留了对鱼粉、石油、矿产以及矿产品加工方面对外贸易的管理权。当然，私营企业也可参加这些方面的对外贸易。

17. 但是，如果变革的受益者——人——不在这场变革中反过来成为变革的主体，那么，通过业已进行或行将进行的改革而达到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将会变得毫无意义。这场变革固然要满足人们自身的需要，同时还将适应人生活其中的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真实状况。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充分认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特定处境。人们将受到教育来保卫和发展已经取得的成果，从精神上、技术上作好准备，迎接在建设一个不同的新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也必然会提出的挑战。

18. 这是推动我国教育改革的巨大动力。这项改革的当前目标是扫除文盲、实行各级民主化和为所有人提供进入师范、技术和大学中心的有效途径。达到这些目标以后，我们将有可能逐步地把我国公民培养成为对他们的共同命运满怀信心、并富有责任感的自由人。

19. 因此，秘鲁的教育改革完全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国际教育年提出的目标，并且也有利于振兴道德原则和促进对世界和平的理解。

20. 关于我国为争取发展而正在进行的斗争，我必须再次提及保卫海洋资源的问题。

21. 合理利用海洋资源是一个和我们大家都有关系的问题，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重要。许多地区性和世界性会议都讨论了这个问题，毫不含糊地重申了各国完全有权自由支配本国的自然资源。今年，在蒙得维的亚和利马召开的海洋法会议上，明确规定了对国家关系起支配作用的责任和义务。协议签字国从而为建立公正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合作必须建立在科学、经济和社会的原则之上，并满足各国人民生存的迫切需要。

22. 根据一九五二年圣地亚哥宣言，^①厄瓜多尔、智利和秘鲁是将其领海权或专属管辖权扩大到二

^①利用和保护南太平洋海洋资源会议上通过的海域宣言。

百涇、用法律形式确立其保卫海洋资源的政策的首批国家。继这三国之后，今年五月的蒙得维的亚宣言九个签字国采取了类似立场。

23. 基于同样的理由，为了同样的目的，本大陆的许多国家今年八月在利马召开会议，宣告产生了海洋法的共同原则。在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拉美国家重申下述固有权利是海洋法的共同原则之一：沿海国家有权勘察、保护和开发毗邻海域、海床及其底土和大陆架海域及其底土的自然资源，有权根据它们的地理、地质和生物特点以及合理利用该地区资源的需要来确定它们主权或海洋管辖权的范围。

24. 除了上述那些法律宣言和拉美原则声明，现在尚须加上最近在卢萨卡召开的第三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②上通过的决议。在那次会议上，六十个国家保证，在确保最广泛地利用本国领土和毗邻海洋现有的自然资源时，将充分行使它们的权利和履行它们的职责，以便达到国家的繁荣与发展。它们还决定，为了民族利益和海洋环境的保护起见，在利用本国矿产和海洋资源时，彼此采取协调的政策和措施。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发展中国家权衡情势，采取了进步的、合理的对策。过去，殖民主义使发展中国家不能过问海洋问题，它们被剥夺了海洋拥有的财富。如今，这些国家认识到，为了开采必要的资源来满足本国人民的迫切需要，海洋是它们必须再次给予重视的一个主要领域。毫无疑问，由于坚持我们维护的那些原则，各国利用本国丰富资源的权利得到了加强。这些原则的总则也适用于其他地区的情况和特点，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合法地捍卫和利用本国的经济遗产提供了保证。所以，我们理解并且尊重海洋管辖范围仍然和我们不同的那些国家的立场。我们认为关于管辖范围问题，令人满意的唯一解决办法是，考虑那些情况相似的国家或地区的各自特点，承认可有多种多样的做法，如果条件许可，可有区域级别的统一做法。

25. 值此机会，我必须指出，我国政府对企图在那些决心保卫本国海洋资源的国家中间制造混乱和分裂的行径表示遗憾和抵制。我特别要提到已经出现的某些关于召开一次新的海洋法国际会议的倡议。倡议

中会议的议程是偏袒一方和有局限性的。它的目的是侵犯那些希望获得他们毗邻海域的财富以满足其生存需要的各国人民的不可割让的权利。

26. 本届大会的议程中有好几项关于海洋问题的议题。我们并不忽视已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审查的海洋环境污染及有关问题。但我们必须强调其中关于召开海洋法会议的可能和对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问题这两项议题。对于这两个议题可能存在着两种看法。一种是我们的看法，认为在这些方面可以取得团结合作的丰硕成果；另一种相反的看法，则认为这是大国之间推行说服与劝阻政策的势力范围。后一种可能性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危险。由于最近几个月来提出的一些倡议，这种危险变得明显起来了。这些倡议正被用来以先发制人的方式阻挠大会规定的程序，严重地干扰了甚至会阻碍大会达成公正的解决方案，正是这种方案将充分满足人类福利这一基本要求，而这种要求是和平的基础，在目前，和平无疑正在受到威胁。

27. 众所周知，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也是资源的源泉。这些资源的利用问题是全人类都关切的事。

28. 海床委员会^③的主要任务是在原则宣言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国际机构。如果这个行将建立的国际机构准备有效地满足全人类的整体利益，而不只是为高度工业化国家的公私营企业提供一系列特许权益以养肥它们，那么，它就必须以一个基本概念为基础，即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是人类的共同遗产。

29. 当然，在这样一个关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问题的机构建立起来之后，这部分海床上面的水体的法律地位必须得到尊重，绝不允许实施与海洋法的任何部分相抵触的规定。关于这个区域的精确范围，我们必须指出，只有在这个国际机构的活动范围商定之后，经过充分考虑各个国家的地理现实，才能给予确定。

3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联合国，二十五年来一直注视着大国间的相互对立，特别是在意识形态

^②一九七〇年九月八日至十日召开。

^③和平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委员会。

上的相互对立。一方面，核武器的发展把世界拉入了一种笼罩着恐怖的和平之中，两个超级大国都受到毁灭的威胁；另一方面，西欧大陆的古老文化优势正激励着自身去争取获得威慑潜力和推进它一体化的进程。意识形态分歧的欧洲直到若干年前还由于各国制度的深刻差异几乎无法调和彼此的观点。而今天，认为它可以克服各种障碍和困难，以至于可能召开一个关于欧洲安全问题的会议，已不再是幻想了。然而，没有一个国家认为，如果没有两个超级大国的赞同，这种可能会成为现实。由于在国际范围内对实质性利益作出了相互让步，两个超级大国已使这一新趋势得以生根滋长。从而，世界权力的构成将出现从两极制向多极制的变化。

31. 国际事务中的这一发展对于那些自认为有资格创造新的国际结构的国家来说可能是合理的。但是，人们必须分析这个政策的细节，因为这种政策将影响没有参与其设计的发展中国家，而对于大国，也只是在对它们各自势力范围具有影响的时候，才是重要的。正在逐步形成的多极化世界平衡主要建立在武装和平与尊重势力范围的基础上。这些势力范围无非是发展中国家所在的那些地区。因此，世界权力是在大国之间进行分配的，而对发展中国家是实行一种经济控制的政策。这种压迫经济上薄弱国家的做法应该受到最强烈的谴责。可是，所有这些情况却被那些大国说成是什么“政治现实主义”；它们大吹大擂，企图使我们都相信这就是世界的政治现实。

32. 与此同时，联合国在注视着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新生。这支新兴力量对国际社会的模式具有不同的看法。它义正词严地谴责了“政治现实主义”的全部内容，因为，“政治现实主义”企图非法地建立一种世界权力，使重大国际问题的决定权依旧掌握在少数大国手中。

33. 不难断定，当今的全球性国际政策既是大国与发展中世界对抗中的主要议题，又是以这种对抗为依据的。大国企图将建立在强权政治上的和平强加于人，而发展中世界正努力创造一种以政治、社会、经济和法律方面的团结为基础的和平，这种团结为不受强权支配的国际关系所决定。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谈论国家之间的真正平等，因为构成

“以团结为基础的和平”这一概念的因素不能容忍强权政治所固有的、施加说服与劝阻的行径。然而，尽管上述两种概念之间存在着根本的深刻的分歧，为了双方的利益，必须使当前的对话持久地进行下去。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建立一个基于谅解、合作和各国相互尊重的新的国际联络网，从而为赢得真正的和平作出贡献。唯有在发展中世界所提出的这一设想中，国际安全才具有永恒的意义。

34. 这个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想法，意味着所有国家都来参加建立一种具有真正普遍性的国际秩序。因此，联合国的行动必须着眼于这个目标，本组织之所以存在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35. 另一方面，拉美国家对于它们本身的特殊问题及世界上普遍性问题作出了日益明确的分析，这使我们确信，我们应该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并且保持我刚才提及的对话，但这种对话应以不同于以往的方法进行。

36. 正确调整了拉丁美洲和美国之间对话的比尼亚德尔马文件^④，阐明我们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关系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宣言；以及对于我们和各国家集团之间的关系——不论其意识形态如何——作出的极其深刻的分析；这些都证明拉丁美洲有信心和决心加强我们的内部聚合因素，有能力采取一致的立场，并且有兴趣建立或加强与世界上其他政治实体的联系。

37. 我很荣幸地以观察员身分出席了最近在卢萨卡举行的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会上各国领导人立场一致，欢欣鼓舞的合作精神，使我感受颇深。这次会议不仅对各国之间的协调一致给以有力的支持，而且也是在目前相互对峙的两大国之间构成一种均衡的因素，必然是一股有助于把根本不稳定的“恐怖均势”转变为富有成果的、人道主义的均势的潜在力量。发展中国家必要的参与其事将阻止由大国独断专行、引为特权作出任何可能危及人类共同命运的决定。于是，这些决定将尽可能在普遍参加制定和普遍接受的基础上产生。

38. 对于国家间关系的观察，使我们考虑到姐妹

^④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七日由拉丁美洲协调特别委员会通过。

共和国古巴的例子。使它出现在美洲国家关系中是美洲地区组织必须紧急考虑的一个问题。

39. 另一方面，拥有数亿人口的世界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缺席本组织这个问题引起了普遍和正当的关注。对此，秘鲁抱有同感。

40. 我国遗憾地注意到，某些民族在摆脱殖民主义、争取自由的道路上所取得的进展是多么微小；在反对各种形式的歧视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是多么微不足道。

41. 不幸的是，国际人权年的结束并未结束种族、政治、经济或宗教上的歧视。我们也没有看到那些受殖民制度统治的人类社会作为自由独立的民族而兴起。

42. 我们自由独立的外交政策阐明了我们的意识形态立场。这一立场赋予我们道义上的依据，以公开抵制我们良知所谴责的东西。因此，秘鲁再一次谴责侵犯人权的暴行，并再次指出，仅仅谴责这些越轨行为将是毫无意义的，与此同时，还必须抱着明确的政治愿望商讨出多种形式的合作，以便一劳永逸地消灭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势力。

43. 秘鲁认为，在朝着建立普遍和平所采取的步骤中，本组织应该特别表示赞赏的是，愈来愈多的国家接受了关于禁止核试验、防止核武器扩散和拉丁美洲非核化的条约。然而，尽管联合国一再谴责进行核爆炸，尽管秘鲁和其他国家一再提出抗议，法国却继续在太平洋进行核试验。这些试验可能严重危害沿海国家的人民和海洋资源。秘鲁要再一次提出抗议，并坚决要求制止这种无疑将给人类造成危害的行为。

44. 秘鲁密切注视着中东危机的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于按照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在这个大厦里开始举行会谈曾表示欢迎和满意。我国和国际社会同样地希望，那个地区的各民族和睦相处的日子将迅速到来。

45. 我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对越南战争的继续进行也深感忧虑；我们相信，正在进行的谈判将在不久的将来结束那里的流血战争。

46. 在人们对政治、社会或经济现实提出抗议的

同时，我们必须特别强烈地抗议威胁无辜人民人身安全的恐怖主义和劫持飞机行为。在谴责这些不可宽恕的行为的同时，我们必须坚持寻求避免此类事件重演的具体措施。

47. 当前所有这些严重问题都给人类带来不安和永久的风险，今日的发展中世界正经历着这种危急的局势。它们把希望寄托在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的真正全球性战略上。但是在目前的谈判阶段，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交给本届大会的文件，极力强调发展中国家应尽的责任，清楚而明确地规定了发展中国家所承担的具体义务；而对发达国家情况则不然，每当涉及具体目标或期限，对它们规定义务时，总是含糊其词或者避而不谈。

48. 因此，考虑到即将进行的任务的重要性和第一个发展十年的消极结果，第二个发展十年的战略决不能再停留在只承担七折八扣和有局限性的义务的阶段，而必须致力于一项坚定明确的政治义务。这项义务将产生于普遍的、有效果的和业经证实的合作愿望，并将使七十年代有可能最终成为富有成就的十年。

49. 上届大会决定，纪念我们这个国际组织成立二十五周年应该集中在具有深远意义的三大基本思想上：和平、正义和进步。这三大思想本身就构成了联合国的传统主题。就其实质而言，它们是世界为了取得必要均势以求生存所不可缺少的三部曲。我们决不能孤立地考虑或估量这些因素，因为它们概括了人类希望居住在一个自由的世界上的愿望，在这样的世界上，各国和平相处，人们共享正义与进步。

50. 联合国的生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组织在经过二十五年的变迁以后，现在应该充分成熟了。

51. 根据已有的经验，我们相信，联合国总有一天将认识自己的职责，把概括在和平、正义和进步这三个伟大主题中的联合国宪章的主张和宗旨变成光辉的现实。

52. 如果我们真心实意地希望这些概念不只是空洞的词句，那么，为了让我们的人民获得自由和幸福，现在就是重申我们奋斗誓言、加强联合国行动的庄严时刻。

53. **爱知先生**(日本): 主席先生, 我愿代表日本代表团, 衷心祝贺你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主席。我相信, 由于你对联合国事务精通, 经验丰富, 你将使本届会议获得丰硕的成果。

54. 我还想借此机会向上届大会主席安吉·布鲁克斯-伦道夫夫人阁下表示由衷的赞赏。在她的主持下, 第二十四届大会圆满成功, 这显示了她作为一位国际政治家的非凡才能。我很高兴地注意到, 在她的领导下, 联合国进一步提高了它的权威和声誉。

55. 同时, 我要向我们尊敬的秘书长吴丹阁下致以最深切的敬意, 并对他为维持世界和平所表现出的热情和忠诚表示赞赏。我恳切地希望, 他将继续以公正的立场, 坚持为建立基于自由和正义的和平而努力。

56. 今年晚秋, 在大会为庆祝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而举行的纪念会上, 日本佐藤首相将发表关于我国基本政策的讲话。因此, 我今天仅就重新审议联合国有关“为和平而斗争”的活动问题, 阐明日本政府的观点。这个“为和平而斗争”的问题, 我在上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曾提到过。

57. 旨在建立世界持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创立至今已有四分之一世纪了。然而, 回顾这一时期的国际局势, 我们注意到巨大的灾难是由于势力均衡和各大国互相遏制而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 很难说持久和平的基础已经奠定。

58. 我刚才所说的势力均衡情况也反映到了联合国内部。例如, 这个组织对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没有能够作出任何值得特别一提的贡献。至于对印度支那半岛连绵不断的战争烽火, 联合国则仍然远未能找出恢复该地区和平的方法或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在中东, 虽然由于联合国多年的努力, 近来透出了一线和平的希望, 但持久和平的基础尚待建立。此外, 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还没有从国际舞台上完全消失。面对国际局势中的这些现实, 我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 联合国, 作为“为和平而斗争”的最高组织, 是有负众望的。

59. 然而, 上述这些并不意味着我同意某些人那种认为联合国无能甚至无用的极端论调。相反, 我毫无此意。别的且不谈, 在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国际合作、

殖民地的独立、尊重人权等方面, 联合国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也不应当忘记, 在防止世界各地争端加剧、局势恶化以及促使和平解决这些冲突方面, 本组织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且, 由于联合国为讨论举世关注的各种问题提供了讲坛, 并尽可能客观地把有关事实公诸于世, 它在形成建设性的世界舆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60. 综上所述, 可以看出, 联合国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而且, 为了维持未来的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这一世界组织有责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有力地发挥中坚作用。世界对这个组织寄予莫大的希望。我认为, 为了不负众望, 有必要进一步加强联合国的组织及其作用。

61. 在此, 我想肯定一点: 尽管二十五年过去了, 载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仍然值得我们把它作为会员国的行动准则而全力加以维护。日本政府愿重申宪章宗旨和原则的重要性。我们尤其要再次强调, 宪章第二条规定的不使用武力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基本义务及同一条款所规定的与此密切相关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 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重要因素。确实, 这些是所有会员国必须履行的起码义务。

62. 然而, 联合国并没有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那种维持和平的理想机构, 没有象宪章所预期的那样成为实现其宗旨和原则的工具。我们在寻求实现联合国最初的理想和宗旨的最好方式方法时, 必须立足于承认这一现实。问题在于如何使这个组织在迅速发展的国际形势下, 发挥它确有成效的和平组织的作用。而要解决这一问题, 就必须探讨使联合国不断适应于当今瞬息万变的世界的可能性。如有必要就宪章条款或其实施提出改进时, 我们大家都必须虚心考虑别人的意见。显然, 宪章第十八章反映了这一思想。我相信, 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之际正是我们励精图治, 赋予这个组织以新生命的适宜时机。

63. 现在, 回顾一下秘书长在工作报告序言中开头所讲的话似乎是非常恰当的, 他断定: “人类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迫切地需要一个能对和平起协调作用的有效的世界组织”〔文件 A/8001/Add. 1 和

Corr. 1, 第 1 段)。他在序言的开头所提出的基本问题都是和这个论题直接有关的:

“联合国采用什么方法才能在未来世界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呢? 联合国怎样才能更有效地调停各主权会员国间的争端呢? 如何改变它的工作方法使其改善人类生活条件的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呢?”〔同上〕

我完全同意他所表达的强烈愿望:

“我们将会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并继续前进, 以实现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崇高目标——不管这种进展有时是多么缓慢和艰辛。”〔同上〕

64. 我认为, 重新审议联合国的组织和作用, 包括重新审议宪章问题, 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将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在上届会议上, 根据哥伦比亚及其他一些国家代表团的倡议, 关于重新审议联合国宪章的问题, 曾被纳入本届会议的临时议程。日本政府认为, 本届大会开始讨论这个重要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我相信, 这一项目将会根据正当的建议列入本届大会议程。

65. 本着我刚才所阐述的那些基本考虑, 现在我想就某些问题提几项建议。日本政府认为对这些问题是值得、甚至有必要加以重新审议的。

66. 首先, 我想商讨一下加强联合国维持和平的作用问题。为此, 我打算谈三个不同的题目, 即: 加强联合国维持和平的行动; 加强联合国实地调查的作用; 重新审议安理会的组成。

67. 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的行动, 日本政府高度评价联合国在世界各地, 如克什米尔、中东、刚果和塞浦路斯, 所起的和正在起的作用。我热切地希望, 在世界舆论的支持下和有关各方的赞同下, 联合国将来进行的维持和平的行动能对世界和平带来很大好处。为此, 我认为, 我们应作进一步努力, 以期在更有效、更顺利、更有把握的基础上寻求加强维持和平行动的途径。几年来, 我们确实一直在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工作, 可是, 遗憾得很, 主要由于各大国意见不一, 特别委员会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68. 我认为, 在宪章规定的和平解决争端的精神的范围内, 明文规定维持和平的行动将是合适的。这样做有助于更有效地实施这类行动。为此目的, 我感到必须仔细研究这一问题。

69. 我国政府十分清楚, 各大国之间、尤其是东方和西方集团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然而, 我想强调指出, 在当前联合国执行维护国际和平的任务中, 维持和平的行动是一种最有效、最切实可行的做法。加强维持和平的行动对这个世界组织的未来甚为重要。因此, 我们强烈希望超级大国能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特殊职责, 并为此而采取具体行动。至于日本, 作为一个致力于和平事业的 国家, 将以与此地位相称的方式, 为加强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的作用而积极予以合作。

70. 现在, 我想就亚太地区有关各国召开的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外长会议说几句话。这次旨在讨论柬埔寨危急局势的会议, 是应印度尼西亚政府的邀请, 于一九七〇年五月十六日至十七日在雅加达召开的。我是与会者之一。结果, 会议一致认为应在尊重中立、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和撤出所有外国军队的基础上恢复柬埔寨和平。根据这个意见,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日本外长的特别代表们进行了一系列磋商, 特别与日内瓦会议两主席及其他有关人士进行了磋商, 讨论如何恢复国际监督监察委员会在柬埔寨的活动和召开有关各方的国际会议。特别代表们还同联合国秘书长、大会主席以及安理会其他理事国举行了会谈, 探求联合国所能采取的行动。

71. 我相信, 亚太地区国家在雅加达会议上发出的关于恢复柬埔寨和平的呼吁是符合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我认为, 反对这些呼吁是毫无正当理由的。我们希望联合国在确保柬埔寨以及整个印度支那半岛的和平方面发挥有益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 最有效的办法是充分发挥联合国包括停战监督在内的维持和平的作用。

72. 出于对加强本组织维护国际和平的作用的同样关心, 现在我想谈谈联合国实地调查作用的重要性。我认为在目前国际形势下, 人们期望联合国起的重要作用之一是要它最客观地把各种争端、不幸事态

以及世界上不断发生的其他类似事件的始末公诸于世。为此，联合国有必要提高并增强实地调查的能力。具体地说，我们应该研究如何加强安理会、联合国大会和秘书长在实地调查中的作用。此外，为了协助这些联合国的组织发挥实地调查的作用，应当更好地利用专家小组或实地调查小组，并扩大它们的权限。

73. 现在我想转到第三个题目，即复议安理会的组成问题。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必须使在这方面责无旁贷的安理会成为一个真正能够采取有效行动的机构，而这种行动是与宪章所赋予它的崇高权威和职权相称的。

7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这二十五年里，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期间，超级大国之间建立在核威慑基础上的均势减少了爆发另一次大战的可能性。然而，为了取得真正的世界和平，我们必须彻底铲除所有国际冲突的根源，并促进全人类的福利与安全。这样，就必须解决引起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贫困与不发达问题，同时也必须消除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增进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在进行这种缔造和平的努力时，我们在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方面——而不是军事方面——所作出的成绩将成为一个压倒一切的因素。

75.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我想强调重新审议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组成的必要性。因此，尽管现在大多数常任理事国是有核武器的国家，但在考虑常任理事国的资格时，核军事力量不应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应该注意的有关因素却是看其对全面禁止核武器是否抱积极的态度。我之所以着重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尽管日本具有核潜力，日本政府仍奉行不生产核武器的政策。有关国家是否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是证明它们有否和平愿望的又一重要因素。为了使安理会能有效地履行它的职责，我认为应适当考虑上述诸点提议而着手复议。为了加强安理会，在复议时，至关重要的是在选举非常任理事国时，应按宪章第二十三条的规定，“首宜充分斟酌联合国各会员国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及本组织其余各宗旨上之贡献”。

76. 现在，请允许我简略谈一谈联合国在经济和

社会方面的活动。如上所说，我相信联合国业已而且能够通过它在经济、社会、文化、人类、环境及其他领域中的活动，而履行它为缔造和平发挥重大作用的职责。

77. 联合国在缔造和平方面建立了一系列机构，这些机构都开展了有益的活动。同时，人们也看出，在联合国所属机构——其中包括专门机构——的活动的某些方面存在着业务上的重叠或冲突，这些机构面临不少问题；从有效地调用人力与物质资源以及组织合理化的观点出发，这些问题需要仔细审议。

78. 我认为联合国应进一步加强它在经济与社会方面的组织和作用，以便在对人类未来关系重大的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之中，更有组织、更有成效地开展缔造和平的活动。为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成为使联合国所属机构的工作更协调、更有效的中枢机构。

79. 关于这一点，我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为了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直在努力加强和改进其组织。我衷心希望这些努力将产生积极的效果。

80. 最后我想指出，宪章有些条款已不适应当前形势。例如，当今的联合国应该清除二十五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痕迹。我坚决主张删掉宪章第五十三条与第一百零七条中关于“敌国”的规定，因为很清楚，这些条款现在已无保留的必要了。

81. 在“为和平而斗争”——联合国在这当中应起领导作用——的时候，我们应时刻牢记缔造司法与法治的重要性。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决不应低估国际法院这个联合国主要司法机构对和平事业可能作出的贡献。我认为，在复议联合国组织及其作用时，我们应该认真考虑如何加强国际法院。

82. 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我们虽然幸免了世界大战的灾难，但我们还远没有获得持久和平。民族间的仇视和猜忌必须根除。边界问题绝不应导致流血事件。种族、文化、思想及宗教信仰的差异不应成为相互怀疑或敌视的根源。因此，联合国的使命是无比艰巨的，其使命是集中全人类的才智力量以赢得“人类进步与和睦”，而“人类进步与和睦”也是今年在日本举行的世界博览会的主题。

83. 值此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之际,我强烈要求所有会员国和赞同联合国理想与活动的世界各国人民,在这个组织的领导下,同心协力,“为和平而奋斗”。

84. 舒曼先生(法国):一个月以后,当我们庆祝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愿意着重谈谈它的功绩,尽管人们对这些功绩往往评价不当。我们也愿意回顾一下它所经常作出的贡献,尽管在它作出这些贡献的过程中遭遇过种种挫折。作为创始国之一,我们愿意重申我们仍然寄托于它的希望。法国一位著名的伦理学家说过:“忍耐是寄托希望的艺术。”

85. 但是,当这二十五周年来临之际,我们今天不必隐瞒真相,不应掩盖现实,不要给人很难接受的训斥,特别不能从某个国家的利益出发,——不管它是多么合法——而应以我们所谋求的国际大家庭的未来、义务以及机缘作为我们的准则,对我们的良知进行一番检验。这难道不是我们的责任吗?

86. 如果我们在选择这条道路的过程中曾经有过犹豫,那么,有一位政治家的品格足以启示我作出这样的选择。现在我们大家愉快地推选他来代替安吉·布鲁克斯-伦道夫夫人来主持我们的工作——对安吉·布鲁克斯-伦道夫夫人的能力和权威,我们都是极为赞赏的。这位政治家不仅代表着一种合法传统的精神力量,而且,我满怀激情地说,他的姓氏也是和一个国际大家庭的创建史联系在一起的。还在我的青年时代,我就认识了他的父亲,他曾两次当选为国联大会的主席,并代表挪威出席了旧金山会议。而你自已,主席先生,也亲自参加了那次会议。最后,你还使我们想起了战胜纳粹的不屈不挠的勇气。没有这个胜利,甚至连联合国这个名称也不会出现了。

87. 今天,我们除了勇敢地面对挑战,忠实地执行法律的原则,从而证明我们生存的意义,即最终地、不顾一切地、成功地以均势来反对暴力,难道还需要什么别的品质吗?我既不试图涉及每一个题目,不想提到每一个大陆,也不准备重申我国对于正在威胁或者震撼世界的种种危机的态度,而仅仅想回答一下人所共知的,在我们心灵上都能感觉到的,也是今天上午各位发言者所讲到的问题。在下月这个壮观的

纪念仪式临近之时,人民,全世界各国人民,在询问他们自己,也在询问我们:为什么在如此多的希望面前,会有如此多的失望呢?让我们说得明白一些,为什么会有无能为力的感觉呢?尽管这种感觉是令人苦恼的,也是不甘忍受的。

88. 我先提供三个答案,然后再加以论证。至少,请允许我这样说,其中没有任何一个答案是由于我国或者一个国家集团所特有的关切、忧虑或不满而作出的。我提到这些答案时,我只根据在四分之一世纪前产生宪章的原则。

89. 用三句话来说,它们是:首先,我们的弱点,是由于人类的一大部分没能参与我们的工作而造成的空白。其次,我们的弱点是,最幸运的人民未能充分帮助最不幸的人民与饥饿、疾病和停滞萧条现象作斗争。最后,我们的弱点是忍从了大国势力范围的瓜分。除非我们谨慎小心,否则,大国瓜分会使世界永远陷于分裂,并将会以反对集团为借口,迫使大多数国家不是偏袒一种霸权,就是屈从于这种霸权,而这些国家为赢得独立的尊严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90. 那么,首先我们是否应该把联合国的普遍性当成一种空想?要人们相信这个组织在它不完整的情况下,仍能担负起它的使命,才是真正的空想。我们的秘书长最近这样问过我们:对中国问题的辩论已经进行了二十年,难道我们能够以此为借口,行若无事,好象这个辩论还要继续进行二十年?秘书长的这些话,使他的崇高作用发挥得更加名副其实了,——在此,我希望对他表示公正的赞赏。

91. 让我们认真地考虑这一点。一方面,正如北欧的民主国家用了十分恰当的词汇在奥斯陆所承认的那样,——我上一周在芬兰又一次注意到他们这种鼓舞人心的活力——全世界都承认政治解决、谈判解决才能结束这场使东南亚置于血泊之中的非正义的和无休止的戏剧;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承认这种政治的、谈判的解决需要有中国参加。联合国不能结束这场使世界良知感到羞耻的悲剧,这是人所共憾的事实,因为在这一悲剧中首当其冲的大多数人无法在此证实他们的苦难、他们的毁灭和他们的牺牲。

92. 然而,赖以结束这种人为事态的辩论,好

象经院式的论争，又象演讲比赛，年复一年地拖延了下去。回避这一问题，既阻碍联合国承担自己的责任，也阻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使它自己的职责。

93. 苏联已重新开始了它与北京的对话，对此，我们表示祝贺。接着，美国也随着时日的流逝，不能不一步一步地体现出恢复对话的愿望。如果大会能鼓励它们或者坚持下去，或者更坚定地承诺这一使命，亚洲就很有可能产生和平的动力。那么，庆祝联合国二十五周年的活动几乎就无须我们的演说辞了，它将由深受法国爱戴的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人民的谢忱来替代，而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最终也无须再为这三国人民伸张正义了。

94. 但是，对真理作出贡献，必须以承认现实为前提。这不仅只限于亚洲。

95.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⑤这本身就是一个缓和、谅解和合作的因素，也是戴高乐将军所期望、宣告和准备的一个基本步骤。但是，在此时刻，我们还有一条理由对此表示欢迎。乔治·蓬皮杜先生在海牙会议^⑥上曾讲到过“欧洲整体”。该条约的缔结使我们离“欧洲整体”出席这里大会的一天更近了。让我们不要说我们离这一天还很遥远，而让我们说我们离此已经不很遥远了。

96. 然而，当我们在考虑联合国应是怎样的一个组织时，我们不应忽视它的现状。现在，这个组织又出现了另一个弱点。当然，联合国对其成员国之间的生活水准和生存条件的日益悬殊是没有责任的。相反，值得称颂的是，它曾强调，分析，有时还揭露了这种日益增长的不公正现象。人们很可以列举二十个名称，对一些调查和报告中所反映的洞察力、深刻性和宽容态度来表示应有的赞赏。这些报告和调查使问题得以阐明，而异议不致掩盖。这就很好。那么，现在的情况又是怎样呢？现在是充分利用各国良好愿望的时候了，是每个国家根据各自的能力承担相应义务的时候了。初步工作表明：提出任何真实的理由，或者任何合意的借口，企图进一步耽搁这个时刻的到来，那是已经不可能了。

^⑤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二日签订于莫斯科。

^⑥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一日至二日举行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六个成员国的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

97. 正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上月在日内瓦曾经预见的，“要是没有集体的新努力，到二〇〇〇年时，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出口中所占的比例将下降到百分之十”。不难理解，当这些国家把这一预言和我从世界银行去年年终报告中摘录的一句话相比较时，不可能不感到辛酸。这句话是：“以莱斯特·皮尔逊先生为首的委员会的工作已经引起了官方的广泛讨论。这一工作旨在采取联合行动，促进第三世界的发展。”

98. 这里还有谁能认为这种讨论阶段——即使是广泛的讨论——不应该结束呢？最近法国制定了它的新计划的目标。在这一计划中几乎很难看到数字和百分比。这是不会使经济学家感到诧异的一种惯例。但是我们确有一个例外：不管出现什么情况，用于资助发展的贷款将保持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以上。这些贷款的半数以上将用于公共援助，而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无偿的。

99. 那些一贯赞成戴高乐将军事业的人们，首先是现任共和国总统，认为非殖民化的本身就产生着义务。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重视并可望继续重视非洲对他们的所有要求——我是字斟句酌地讲这番话的。那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认为有权对你们说：愿为了第三世界发展所作的共同努力最终成为我们的共同信念。

100. 但是，尽管情况严重，由于某些不足和某些缺陷所造成的弱点至少已为人们所了解并常为人们所承认。谁也不会认为对那些有权提出要求的人民所做的集体努力是充分的和令人满意的。谁也不能把人类的四分之一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看成是正常的。此外还存在着一个很少被人提到而我们必须正视的第三个危险——威胁着责任均衡的危险。这种责任均衡是联合国宪章，也就是联合国本身赖以建立起来的基础。我重复一遍：责任均衡。如果最强的国家逃避它们自己的责任，这种责任均衡就随之消失。如果这些强国借口担负起别国的责任，或者别国放弃了联合国会员国地位所赋予它们的责任，那么这种责任均衡同样会被打乱。霸权，不管是独占还是瓜分，必将导致联合国瘫痪。

101. 从这一双重的论点得出三个结论。第一，

大国之间的对话与和解是人所共望的，也是有益的；第二，国际大家庭不能有保护人；第三，一些国家虽然不属于最强国家之列，但它们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由于它们不为保护所诱惑，因而一种特别的责任就落在它们的身上。

102. 这三条原则完全适用于中东危机。我们大家都以宽慰的心情欢迎拥有最可怕战略武器的两个大国的领导人所表现的用谈判来代替争论的决心。至于法国，我们是有牵连的。因为当事的一方是我们最老的盟友；另一方是法国与之发展了日益紧密合作联系的伟大的友好国家。数月前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曾是华盛顿的客人。他决不会忘怀尼克松总统的款待。几天后他又将成为莫斯科的客人。在世界上最麻烦的地区之一，由于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愉快地重新对话，使恢复和平的行动从中得到新的动力时，我们自然为之欢欣鼓舞。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103. 第二点：鉴于威胁的重现并日益增长，我们越是认为尽一切可能保证遵守停火，排除对谈判的干扰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就越能看到权力或势力的划分不可能形成和平的基础。一位阿拉伯的高级官员——突尼斯外交部长最近说过：“如果说形势对边缘国家是动荡不安的，那是因为它把地中海变成了两个最强的世界大国之间冲突或对抗的中心之一，正象五十年代的欧洲一样。这就意味着地中海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现在，除了每个国家自己，谁也不能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这难道不正是我们的基本准则吗？

104. 那么，怎样才能摆脱托管制度和保护制度——即使它是非本愿的——而又无损于有益的和睦关系呢？我的第三点也就是最后一点作了回答。必须草拟这样的倡议，它们不是为了一个国家或一个种族集团、一种宗教或一种文化的利益，而是为了在这个对人类作出很多贡献的地区，本着尊重所有国家的权利和边界的精神，重建一个所有种族集团、宗教和文化相互并存的合作区域。而且这些倡议必须是相互的。这就是说，不管是从被占领国家撤军问题，还是保障和平、自由航行或巴勒斯坦难民权利问题，这些倡议决不能成为一国对另一国施加压力的手段，而应

该提出既有内容又是平衡的措施，以便贯彻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的全部条款。

105. 现在，有谁能经常捍卫这项决议的内容与形式？如果不正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组成的整体，谁能设法成为国际大家庭的常任代表呢？我们的秘书长在最近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得对：“四国一致的地方比分歧的地方要大得多。”这样，他又同时提醒我们，在不剥夺联合国作为一个整体在该地区担负并继续担负的不可更替的职责的前提下，四国协议是到达我们目标的真正途径。

106. 我刚才没有指名地提到了两个欧洲国家，我自己的国家和联合王国。我把它们相提并论并非偶然。正如你们知道的，海牙会议揭开了新的一章。欧洲经济共同体通过把它的坚持工作的决心公布于众，已经不只一次，而是两次表明它既不希望排外，又不希望闭关自守。它证明这一点的第一步，是向承认共同体章程和宗旨的一切欧洲国家开放。这里只提一下目前几个申请国就可以了——英国和爱尔兰，挪威和丹麦。同时它再次声明，它的使命不允许它演变成一个同其他集团对立的集团。共同体希望成为一个进步和繁荣的独立中心，这决非只为其本身。今天，大家都清楚，欧洲的建设事业是和欧洲的缓和分不开的，也是和世界和平分不开的。

107. 此外，由于缔结了雅温得公约，^⑦与非洲的紧密团结只不过是和睦的欧洲在世界上承担使命的一个例子而已。从地中海沿岸到整个拉丁美洲，人人向着欧洲，并对它寄予希望，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众所周知，富有独创力的欧洲决不会威胁他人，而是鼓励别国独立自主。

108. 我在开始时所提及的对令人肃然起敬的周年的庆祝活动，可以说已在上周开始。面对着蓄谋暴力的新形式，安理会上周取得了有益的和有意义的一致意见〔见第286(1970)号决议〕，谴责劫持飞机、破坏国际民航以及对无辜平民报复性的暴力行为。尊重人权不仅是国家的义务，而且也是民族、集团和个人

^⑦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八日，非洲和马尔加什十二国首脑会议所通过的与欧洲经济共同体联系公约，一九六九年七月六日续订。

的义务，尤其是那些可能有理由要求享有它的人们的义务。

109. 必须运用同样的集体良知的道义力量，并通过特定步骤，来寻求弥补对国际保护的不足，以保障基本权利。我从许多例子中想到了一个例子，我想起了那些负有危险使命的新闻记者。他们的客观报道经常为不幸民族的解放和自由事业作出贡献。他们那无畏的、职业的良知却导致了他们不幸的殉难。早在一九六八年，蒙特卡蒂尼国际会议就要求联合国提供保证，使这些不可少的目击者受到适合于他们使命的合法保护。我们即将讨论关于在武装冲突时如何尊重人权的问题，这应使我们有机会响应这一呼吁。

110. 但是对人权的维护是不可分割的。联合国的每个会员国有义务谴责歧视，尤其是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不管这种歧视用的是什么方法和借口。我们还没有忘记喀麦隆联邦共和国总统去年在联大谈到这一问题时所说的话〔第一七五六次会议〕。如果必要的话，他便会证明，对宪章的尊重以及对它效验的关注，归根结蒂是捍卫世界人权宣言原则的真正手段。

111. 事实上，创立联合国的这些原则，二十五年以来，从未失去它们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世界各国民族就是追求这些原则来维护他们的独立、或者最终赢得自由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今天，正如最近的世界青年大会^⑧在这里所显示的那样，朝气蓬勃的、精力充沛的、永不满足的青年正努力从这些原则中寻求理想的境界。

112. 愿如此多会合在一起的希望给我们克服弱点的力量。要享受世界人权宣言所赋予我们的权利，首先必须停息兵器的鼓噪。这就是为什么在扪心自问的时候，我们决心——难道不是吗？——不辜负人们对我们的信托，更明确、更明智、更勇敢地和平服务。

113. 斯特雷先生(挪威)：主席先生，我很高兴地祝贺你在这次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上当选担任这个崇高职务。挪威人民和政府为你获得的荣誉引以自豪，我们热烈地祝你顺利。

114. 我们即将庆祝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趁此机会，我们感到有必要就联合国独特地位以及联合国与其会员国之间的关系谈几点看法。

115. 宪章所阐明的联合国目标和宗旨，实际上包括了人类的全部愿望。联合国与其它国际组织不同，它几乎在人类努力活动的每一个方面都承担着义务；而且我们又把保卫世界和平及安全的重大责任——国际社会生存的基本条件——寄托于本组织。

116. 联合国是最广泛的国际协作机构。联合国是一个讲坛，无须任何个人的倡议，各国都在这个讲坛上定期会晤并讨论任何国际问题。认识到联合国这一独特性很有必要，因为这是理解该组织局限性和潜力的关键。

117. 秘书长在最近一次讲话中谈到本组织的地位时说：

“如果说当前存在着关于联合国危机的话，那就是各会员国对本组织及其宗旨应尽义务方面的危机。不少会员国仍然认为联合国对它们的对外政策无足轻重而不是不可缺少的。这些国家在估价联合国时，倾向于只考虑该组织在推进它们的目标时有何益处，而不把该组织视为与世界大家庭中其它成员国一起共同解决世界大事的主要机构。”

118. 秘书长的出发点是根据与宪章有关的基本现实，即：联合国是各主权国家的组织，联合国的权力及其行动能力进一步发展的远景，取决于各会员国是否让联合国代表它们采取行动的意愿。在今天，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观点。可是还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误解，即联合国是超国家的，可以不受各国政府约束而行动。这种误解与上述观点是多么的不一致。

119.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秘书长谈到了“义务危机”。我相信，当前大多数政府认为要对联合国承担义务；我也相信，在理论上，它们也承认必须给这个世界组织行使其职能的权力。但是，仅仅有抽象的信念还是不够的。各国政府都是根据对本国利益的解释而行动的。我们通常颇熟悉自己眼前的、狭隘的具体目标，要能看到自己长远的利益往往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⑧一九七〇年七月九日至十七日在总部举行。

120. 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政治上的分裂带来了更为令人恐怖、彻底毁灭的威胁。科学和技术的发明把新的规定强加于我们每一项活动上，智慧和思维的发展又使我们深深感到：各国人民都有权共享物质进步。在这个世界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方法只有由各民族国家通过适当的国际组织共同努力才能找到。我们真正的国家利益始终取决于国际合作机构的发展和改进，特别是联合国的发展和改进，这就是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认为，赋予各国际机构更大的权力才能最有效地促进这种发展和改进。但是，那就意味着各会员国必须自愿地比以往放弃更多的国家主权。

121. 我确信，国际社会将不可避免地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无法预测这种变化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出现。但是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这种变化将会以谨慎的小步子逐渐出现。战后历史向我们表明，在职能有限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中，这类发展可能进展得更快些。这与我们的全世界总组织的理想并不矛盾。事实上，我国本着下列信念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欧洲各国之间更密切的联系，不仅能对联合国在有效地处理国际经济发展问题的能力方面作出贡献，而且也将对联合国作出重要贡献。

122. 但是，从我们的长远观点考虑未来的国际组织时，我们决不能忽视当前迫切的现实问题。联合国压倒一切的宗旨是保证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然而我们今天开会时，却面临着一个严酷的现实，暴力冲突仍在世界许多地区占了上风。几星期前，恢复中东停火，对该地区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可能出现富有成果的讨论的前景，这些都使我们感到鼓舞。尽管最近的事态发展令人失望，但是我仍然希望各方都能参加由有关大国作了仔细安排的讨论。

123. 在这种形势下，一定要避免可能会危及和平解决的行动。因此，我们对那一地区最近出现的新型的有组织的暴力行动感到不安。某些不愿受国家支配而采取行动的团体出于政治上的动机，袭击很多国家的民航机。这种对民航机的袭击威胁到无辜平民乘客的生命，即使在公开战争中军队这样做也是非法的。我们由于国际航空运输受到严重的破坏而感到威胁，这可能使许多国家在经济上受到严重挫折，同时

也使文明社会受到挫折。继续袭击民航线，不管在什么地方发生，也不管其动机如何，都是不能容忍的，都必须加以制止。我们已着手在联合国以及其它有关组织中处理这个问题，我们还应以更大的毅力坚持不懈地去做。

124. 我们认为冲突尖锐的地区对国际安全的威胁最引人注目。但是我们一刻也不能认为潜在的争端对国际社会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威胁。因此，注意到苏联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最近达成互不使用武力的协议是令人鼓舞的。两国签订这个条约对欧洲未来的缓和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其他一些重大的外交活动，有的已经展开，有的在积极筹备之中。如果顺利的话，这些外交活动将来便可能为欧洲各国间改善关系创造条件。

125. 核战争的危险仍然是世界大家庭严重关切的问题。然而，我们满意地注意到，裁军委员会已提出了一个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及其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条约草案。^⑥在另一个讲坛上，两大国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正在继续进行。

126. 但是国际安全问题涉及面比较广，不能纯局限于政治上考虑。我们在谈论和平时，决不能忘记产生冲突并把人类和国家引向战争的基本因素。世界必须为每一个人提供物质、社会、医药、文化方面最广义的、象样的生活水平，必须保证尊重基本人权，人类必须保护自己的生存环境。在上述各个方面，人们都在向联合国提出要求和挑战。本组织应该作出反应，而各会员国应该肩负加于它们身上的责任。

127. 在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期间，我们必须根据世界性活动应步调一致的思想，认真努力制订出一个为发展事业而履行义务、采取行动的全面进程表。然而，仅仅依靠草拟发展战略是不能解决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必须准备承担发展战略中包含的政治和财政义务。至于挪威，它就准备这样做。挪威议会最近批准了一项计划法案。挪威将加速用于国际发展的资金总流量，

^⑥《裁军委员会正式记录，一九七〇年补编》，文件DC/233，附件A。

一九七四年将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不仅如此，我国政府还打算提出逐渐增加对官方发展援助的拨款，计划到一九七四年至少达到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零点七五。

128. 二十五年来，联合国在推进人权理想方面所做的工作，反映了一条处理人类社会不足之处的另一途径。毫无疑问，我们已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可是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已把我们的理想形成文字，并把我们的法律概念赋予确切的定义。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阶段，即：实施几乎普遍承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已成了决定性的问题。根据两项人权盟约，我们第一次根据法律上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建立了联合国下属的常设机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已采纳了关于在人权委员会内改进处理严重侵犯人权申诉的程序的建议。本届大会上曾提出过设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职位的建议。我们完全赞成这个建议，并且认为这位专员应受权处理世界各地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在我们集中力量实施人权的阶段，当我们应用我们所同意的国际准则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前后不一的害处。应用国际文件的一切条款必须公正无私、一视同仁，不得出于政治动机而任意引伸。如果一个国际机构不能十分公正和始终不渝，那么我们就不能期望任何政府会接受它的意见和批评。

129. 为了适应保护人权的需要，联合国与各会员国之间关系的传统看法可能要加以调整，即联合国各组织的权限可能要加以扩大，而这种权限至今仍专属国家权力范围之内。

130. 在某些情况下，国际社会无法尽快地把充足的救济物资运送到遭受自然灾害或其它灾害的难民手中。这已表明：在扩大联合国权限方面需要有新的设想。人们将会知道，我国政府曾多次敦促联合国对

救灾的途径和方法加以审查，以便联合国在未来类似灾害中能发挥更大和更为有效的作用。

131. 同样，有关保护人类环境的问题，完全依靠一国的力量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问题是世界性的。原因和结果并不局限于一国范围，甚至也不仅仅局限于较大的地理区域。这些问题也不是仅仅与工业化国家有关。联合国已着手协调各会员国的观点。我们期待着一九七二年斯德哥尔摩会议，^⑩希望这次会议能使世界舆论和各国政府深切了解这类问题的严重性和必须采取措施的迫切性。

132. 海床及洋底资源的开发问题，是新的现实要求我们放弃传统观念的另一方面。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是人类共同财富的一部分。为了各国人民的利益，对这一地区潜在财富进行勘探、保护及和平利用，迫切需要基本的原则。该委员会没有就这方面指导各国行动的原则宣言达成协议，这使我国政府感到失望。我国政府认为，采纳一整套原则是走向国际间有效地调整海床、洋底的重要的第一步。我国政府诚恳地希望，大会能在本届会议期间就这些原则达成协议方面取得进展。

133. 在这次一般性辩论的范围内，要阐明一个国家有关联合国的全部政策，显然不可能是全面的。但是，主席先生，我们无须向你保证，挪威人民真诚地忠于联合国的理想，我们寻求不断发展和加强本组织的愿望是真摯的。如果我们能在纪念联大二十五周年会议上取得一些进展，如果我们在加强对我们组织的信心方面获得成功，那末，这样的成就将会给联合国带来光荣。

中午十二时四十五分散会

^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